

陈星著

子瞻



酒風神

陈星

清江出版社

名人传记·名人传记·名人传记·名人传记·

87
K825.7
71-3
2

• 潇洒风神 • 潇洒风神 •

BDS105

陈 星 著

430907

漓江出版社 · 漓江出版社 · 漓江出版社

潇洒风神

陈星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民族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 135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500 册

ISBN 7-5407-0039-4/I·22

书号: 10256·241 定价: 1.50 元

热心的“导游”

——陈星《潇洒风神》序

丰一吟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两句古诗完全能代表我此刻的心情。我过去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其实对他并不完全了解。我似乎只看到丰子恺是我的父亲，却没有看到他在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影响；没有注意到他笔下曾写出、画出那么多的作品；没有了解到在祖国的天南地北，甚至越出国境，到处都有他的虔诚的私淑者、读者、研究者。

现在，父亲离开我已十年多了，这些年来，蒙出版社的关怀，父亲的好些漫画册、散文集又陆续问世。我也通过收集资料、读者来访更进一步认识

到庐山真面目原来是如此雄伟多姿。我面前是一片眼花缭乱的美景。有那么多人希望我当“导游”，我应接不暇，同时又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我从开始有知识起直至十年前，一直在庐山之中，既看不到它的真面目，又没有下功夫去了解这座山中究竟有哪些峰峦岩崖、大道小径、古木老林、奇花异草。我常想：反正我身在山中，随时可以了解。我怎么会料到庐山忽然被乌云遮掩，撇离了我，永远消失了。以前认为随时可以了解的事，就此烟消云散了。近年来，美术界、文学界、音乐界、宗教界，常有人来找我，要我当“导游”，而我是那么吃力，父亲的知识面太广了，我应接不暇。然而，我终于感到自己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在这些要求畅游于父亲的艺术世界里的人之中，有一位“旅游”欲非常旺盛的人，他就是本书的作者陈星同志。三年前，他通过我在杭州的三姐丰宁欣的介绍，与我相识了。

陈星同志为人热情，精力充沛，办事极其认真。我们相识不久，就成了好朋友。我提供给他的资料，他很快地消化了。他食量大，还不够。他在大学工作，便干脆趁假期来上海，把我家当作了图书馆。对于某些资料，他似乎掌握得比我还熟悉。我的房间里虽然藏着许多卡片和资料剪贴本，但我因记性不好，常常忘记资料的出处。他却看过后印象很深，所以有时我反过来要求助于他。我们配合得

很好，又曾合作写论文。

近几年来，陈星同志收获不小，他总是不断地把他自己的研究文章寄来给我。这些文章几乎涉及了父亲在艺术上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时期的活动。现在读者看到的这本书，就是这些文章的汇集。据作者自己说，这项成果是奉献给父亲逝世十周年作为纪念的；而我想，这不仅是对父亲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或许它还能影响更多热爱父亲艺术的读者和研究者。前面我曾说由我来当“导游”是吃力的，那么，现在我高兴地向大家推荐一位热心的“导游”——陈星同志，而这本书则是一张再好不过的“导游图”了。在这本不太厚的小册子里，作者叙述、论证了父亲一生主要的艺术实践和成就。书后的附录展示了父亲的生平、著作，并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资料索引。我相信，随着这本雅俗共赏的著作的出版，必将有更多的人加深对父亲的了解，父亲在九泉下有知，一定会捋须微笑。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于上海

目 录

从师李叔同	(1)
苦学·巧学·成才	(6)
——记丰子恺年轻时的学习生活	
丰子恺名字的由来	(10)
早期漫画及其所受的影响	(12)
艺术·神交·知音	(20)
——丰子恺与俞平伯	
应忆当年湖上媒	(24)
——丰子恺与朱自清在白马湖畔	
“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	(27)
从早期散文看丰子恺的彷徨与探索	(30)
关于鲁迅与丰子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38)
良师·益友·挚交	(43)
——丰子恺与夏丏尊	
缕缕儿女情	(47)
——漫谈丰子恺、朱自清的同名散文《儿女》	
关于郁达夫与丰子恺	(50)

丰子恺漫画的分期	(53)
童心与爱心	(65)
桐乡的两位大作家	(68)
——茅盾与丰子恺	
“子恺”与“次恺”	(72)
丰子恺与书籍装帧	(74)
小谈《护生画集》	(78)
他看到的是事物的美	(81)
别具一格 独树一帜	(84)
——漫谈丰子恺散文艺术的特色	
道是无情却有情	(92)
——从丰子恺对春天的感受说开去	
寓爱憎于对比中	(97)
——谈谈丰子恺艺术作品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意到笔不到	(100)
——丰子恺绘画美学思想管窥	
“你赔偿我的眼泪”	(106)
“曲高和众”	(109)
——丰子恺的艺术观	
丰子恺与曹聚仁的“绝交”	(116)
将求麟凤向天涯	(119)
——丰子恺与马一浮	
四位“良友”	(132)
“天下何人不识君”	(134)
丰子恺拜倒在石榴裙下	(136)

丰子恺的居室名(139)
亲密的大哥(143)
——丰子恺与许钦文	
难忘的友谊(146)
——丰子恺与内山完造	
丰子恺台湾之行略记(150)
一副对联之谜(154)
丰子恺与广洽法师(156)
丰子恺与沈本千(160)
丰子恺怎样翻译《猎人笔记》?(165)
译介日本文化的功臣(167)
琐谈丰子恺两次对李叔同出家的评价(173)
一篇漫画家写的小说(177)
——丰子恺小说《六千元》絮谈	
“我爱他的字画,更爱他的为人”(182)
——刘海粟与丰子恺	
李叔同、丰子恺与《送别》(185)
身处逆境 勇于抗争(188)
——读十七篇《缘缘堂续笔》札记	
缘缘堂今昔谈(192)
丰子恺与他的“治均仁弟”(202)
第二故乡(208)
——丰子恺与杭州	
丰子恺对音乐教育事业的贡献(213)

附录：

丰子恺研究资料索引(217)

丰子恺年谱简编(225)

后记(237)

从师李叔同

在丰子恺先生投身艺术事业之始，启迪了他那颗艺术心灵的，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先驱者李叔同先生。这位我国近代第一个出国研习油画、西洋音乐和话剧，第一个把油画、西洋音乐和话剧艺术介绍到中国来的艺术巨匠李叔同先生在一九一五年成了丰子恺的图画、音乐老师。

这是丰子恺十八岁的事情。这一年，丰子恺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二年级。其时，李叔同先生等我国近代第一批艺术教育家和文化启蒙运动的先进人物，正大力在学校里提倡美术和音乐教育。由于他们的努力，使过去只当做游戏的图画、音乐课一跃而成了学校里很受重视的课程。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当时就有为图画、音乐两科而设的特殊设备。象开天窗，设有画架的图画课教室；有置备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的音乐教室等都应有尽有。学校里的图画、音乐课在课程表里虽然按规定进行。然而课外图画、音乐学习

的时间却比任何课都多。每天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也总有许多人在练习素描。其情景，简直会令人觉得这是一所艺术专科学校。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丰子恺从师于李叔同先生，正规地学起了美术和音乐。成了他一生艺术事业的起点。

早在丰子恺的儿童时代，他就曾经接触过李叔同创作的歌曲，并且一度曾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二十世纪初，内忧外患日益深重。为了激发有志青年的爱国热忱，李叔同先生曾在一九〇五年以民间普遍流传的器乐曲调《老六板》填词，创作了《祖国歌》。这首歌在刊物上发表以后，不胫而走，一时成了学堂乐歌中风行的歌曲。一九一〇年，丰子恺还只有十三岁。当时故乡石门湾新办的小学堂里的金可铸先生就给学生们教唱了这首歌，并组织了一大群孩子排着队伍在街上游行。他们举着龙旗，吹着喇叭，敲起铜鼓，挺着喉咙高唱“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千里，膏腴地，独享天然美……”的《祖国歌》和劝用国货。当时丰子恺并不认识李叔同先生，也不知道这首歌曲是谁作的。只知唱起来颇能激发爱国情感。直到这时候，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方才认识了李先生，也才知道他自己儿时唱的《祖国歌》的作者就是这位李叔同先生。这样，丰子恺从一开始就对李先生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

李叔同先生是一位“温而厉”的教师，他处处以身作则。他说话虽不多，却能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自从跟李叔同先生学习图画、音乐后，丰子恺的学习兴趣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以往，丰子恺是一位各门功课都优等的学生。学校的校长经亨颐先生还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他为模范生。可是现在，丰子恺的大部分精力却都投入到了图画、音乐两门课中去了。他除了坚持学习国文、外语外，其它课程得过且过。有的课在考试时甚至还得过倒数第一名。诚然，对于一个要在艺术上干一番事业的人来讲，这样做未必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丰子感能如此果断地抉择自己的奋斗道路，这是需要勇气的。

还是老师最理解自己的学生。丰子感能在艺术上的每一个进步，都引起了李叔同先生的注意。当时丰子感能是年级的级长。一天晚上，丰子感能到李先生的房里报告班级工作。报告完毕正要退出时，李先生叫住了他，并说：“你的绘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象你这样进步迅速的了。你以后可以……”李先生平时说话很少，但是说起话来，却都带有十二万分的认真。聪明的丰子感能明白了老师的意图，从此更坚定了主攻绘画、音乐的决心。他永远也忘不了李叔同先生的关怀，更忘不了那天晚上的谈话。直到几十年后，丰子感能一提起这事，就风趣地说：

“李先生当晚的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时。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记得而又迷信算命的话，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的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

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进步很快。只要是李先生授的课，丰子恺的成绩都是非常优异的。李叔同对这位聪颖、勤奋的学生也很满意，认作自己的得意弟子。

李叔同先生是钻研西洋音乐和绘画的，那时候，西洋音乐及西洋绘画，多从日本介绍进来。为了帮助丰子感能够直接读懂原著，他还在课余亲自为丰子恺讲授日文。这为丰子恺以后翻译、介绍大量的西洋艺术理论和日本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俩之间深厚弥笃的师生友谊也从此开始。

作为艺术上的启蒙人，李叔同先生还给了丰子感能比艺术技巧更为重要的东西，即是一颗艺术家的心灵。李先生赞同唐朝裴行俭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之说。他常常告诫丰子恺：“文艺应以人传，不可以文艺传。”这对丰子感能影响至深，使他从那时就坚信：“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描画吟诗，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则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械了。”（丰子恺《新艺术》）跟老师一样，丰子恺以博爱、深

广的心灵，去看天地间一切有情无情的物类，肯定“艺术家所见的世界，可说是一视同仁的世界，平等的世界。艺术家的心，对于世间一切事物都给以热诚的同情。”（丰子恺《美与同情》）

李叔同先生是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位坚贞的爱国者。当爱国运动和劝用国货的宣传在学校兴起的时候，李先生总是身体力行，他脱去洋装，穿上一身布衣，甚至连外国产的宽紧带也不用。这种有人格作背景的教师，使丰子恺从心底里感到钦佩。丰子恺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尊师：“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丰子恺《为青年说弘一法师》）就这样，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无论是艺术技艺还是思想品格，都受到了李叔同先生的熏陶。

遗憾的是，丰子恺无比敬仰的李叔同先生却在他自己毕业的前一年（一九一八年）的夏天，由于不堪世俗社会的黑暗而遁入空门，在杭州虎跑寺做了和尚。就在李先生出家之前，他还在操劳丰子恺的学业。对丰子恺的日文，请夏丏尊先生继续教下去，并把大量的绘画、音乐书籍和用品送给丰子恺。李叔同出家那天，丰子恺默默相送。丰子恺知道，今后的道路将要自己去走了……

苦学·巧学·成才

——记丰子恺年轻时的学习生活

丰子恺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艺术家，他一生在漫画、散文、翻译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同时他还在音乐、书法、诗词等方面很有造诣。用许钦文先生的话说：“称他为艺术大师，也是当之无愧的。”丰子恺先生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这是和他年轻时的刻苦学习、善于学习分不开的。

丰子恺先生自幼学习刻苦。一九一四年，十七岁的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崇德县（今属桐乡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同年秋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杭州第一中学）。在那里，丰子恺得到了我国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先生严肃认真的启发和指教，开始了他一生艰苦而又闪光的艺术道路。当时，丰子恺专心学习绘画、音乐并钻研中国文学和日语，初步奠定了知识基础。但丰子恺并不满足。毕业以后，他当了

美术教师，然而面对不断发展更新的知识，使他觉得自己的所知“实在太陈腐而狭小了”。有一次，他在给学生布置静物写生标本时，“曾为了一只青皮桔子而起自伤之念”，以为自己“犹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桔子，现在带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于是他决心东渡日本，继续求学深造。

丰子恺先生年轻时的学习，首先表现在苦学上。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不得不在日本只住了十个月。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十个月中，丰子恺发挥了不可思议的好学精神和异乎寻常的学习毅力，把需要几年才能学完的知识，浓缩到十个月里学完了。他从不



从日本归来后的丰子恺

浪费片刻的时间，在日本的十个月里，他上午到西洋画研究会去学习绘画，下午读日文。日文熟练后，他又在下午到音乐研究会去学提琴，晚上还去学英语。其间又常参观展览会，上图书馆，钻旧书店。他就是这样，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如饥似